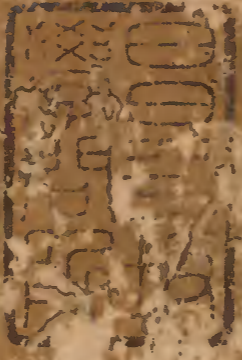


詩人玉屑

十四之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7
冊數	5 (4)
函號	3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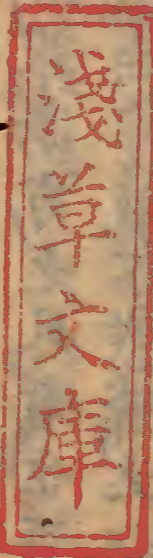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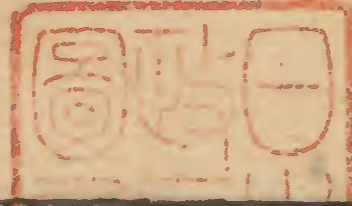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

謫仙

千載獨步

淺草文庫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人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
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
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
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
遺橫制短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
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
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欤



論太白人物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璣此豈濟世
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
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
使脫鞬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
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
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藉貴
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歲戲萬乘如僚友視儔列如草芥
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
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璣當由迫脅不然璣之狂

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
而不能知璣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也吾不可以不辨

驚動千古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
小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
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
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氣蓋一世

如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
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槽中流鵝鸛鳴
之類皆氣蓋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淺矣 童蒙訓

論太白作詩

太白以峭許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片齊覺眼明耳聰
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麴蘖耳一淫樂目混黑白
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
風雲使之消繁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塞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入離情溢自移於幽巖邃谷
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
之馳騁決發如脫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 沈光
李白酒樓

見古人用意處

山谷言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

更遠如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
白至于吳姬壓酒勸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
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
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自方可
入道詩眼

百世之下想見風采

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
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
詞人狀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

由傳神詩也 西清詩話

人中鳳凰麒麟

太白豪放人中鳳凰麒麟譬如生富貴人雖醉着眼暗
吟藝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語 山谷

歌詩

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 黃魯直

逸詩

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
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 漁隱

奇語

東坡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接紫雲坐碧草春至不知

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未有入見作是詩者詞氣
殆是李謫仙予都下見有人携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
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詩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
茫々此語非太白不誣道也苕溪漁隱曰太白此詩中
復云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凉亦奇語也

雲煙中語

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崖如削瓜嵐光破崖
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讀
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
麻真雲煙中語也 西清詩話

晦庵謂太白聖於詩

李太白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

晦庵論太白詩

李太白天才絕出尤長於詩而賦不能及魏晉獨鳴皋歌一篇近楚詞然歸來予猶以為白才自逸蕩故或離而去之者亦為知言云

陳光澤見示所藏廣成子畫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天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

瀑布詩

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唯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夜懷詩

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關霜清東林鍾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冥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劫出沒予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音名曰天樂予故以聞天響自為天簧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

所適不可致詰也 法藏碎金

辨集中有非李白之作

今太白集中有歸來半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齊已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絕凡近過彭澤興唐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語不甚擇集中亦往之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輩敢取若杜子表世豈復有偽撰耶余嘗舟次姑熟堂下讀姑熟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詩也赤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後為廁鬼所惑以死今觀其詩止此而以自自比則其人心疾久矣豈廁鬼之罪也若溪漁隱曰

東坡此語蓋有所譏而云東坡

不主故常

余評李太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繫人所可擬議山谷

太白之學本出縱橫

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李璘其詩自序云半夜水軍來潯陽蒲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語

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
到日邊亦可見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
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
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
崩斯可矣若其忠亦可哀已 蔡寬夫詩話

由不識理

李白詩類其為入俊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
義理之所存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
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而始以詩酒奉
事明皇遇讒而佞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去江淮白起
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

者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
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
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
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重
與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蘇子由

李杜

誠齋謂李神於詩杜聖於詩

詩人之詩唐云李杜宋言蘇黃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
詩子列子之御風無待乎舟車也黃杜之詩是堦之樂

桂舟駕玉車，有待而未始，有待也。無待者，神於詩，欲有
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欲文集。

一卅冠

唐三百年言詩，則杜甫李白卓然以所長為一卅冠，文
藝傳序。

杜甫光掩前人，後來無繼。

或問王荆公云：公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李白為第
四，豈自之才格詞致不逮甫也？公曰：自之歌詩豪放飄
逸，入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甫，則
悲懽窮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
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

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
者，有夙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
者苟不能臻其闢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
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
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期自太
過反，為自所謂公曰不然。甫贈自詩則曰：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祖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
往之似隄鏗。多之詩又在鮑庾下矣。飯穎之嘲雖一時
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闕
千公優劣

太白辭粟卧首陽，餐空飢顏回。當代不飲酒，羣名安在

哉君不見梁主池上月昔照梁主尊酒中梁主已去明
月在黃鶴怨解啼春風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
園東又平原君安在科斗生古池坐客三千人而今知
有誰君不見孔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
士墳三尺蒿藜居此類者尚多愚謂雖累千萬篇只是
此意非如少陵傷風憂國感時艱景忠誠激切蓄寓深
遠各有所當也子美除草云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
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其憤邪嫉惡欲芟夷蘊崇之
以肅清王所者懷抱可見臨川有勿去草之無惡如此
世俗之浮薄此方外之語異乎農夫之務去也游山寺
云雖有古殿存世尊亦蒙埃僧衣藍縷告訢棟梁摧

本即所賦事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
所感一飯不忘君耶若溪詩話

思曠深遠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
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
此蜂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元稹自謂知老
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退之則曰刺手按
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於酌天漿幽至於按鯨牙其
思曠深遠宜如何而詎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詩話

文章心術

世俗誇太白賜床調鼎為榮力士脫靴為勇愚觀唐宗

集於白豈真樂道下世者哉其意急得艷詞媒語以
悅婦人耳目之論撰亦不過為王樓金殿鴛鴦翡翠等
語杜稷蒼生何賴就使滑稽傲世然東方生不志納諫
况黃屋既為之屈乎說者以謀謨潛密歷考全集愛國
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力士閨闈腐庸惟恐不
當入主意挾主勢驅之何所不可脫靴乃其職也自退
之為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後學吞舌余竊謂如論其
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
杜齊名真忝竊也碧溪詩話

草堂

墓誌銘 元稹作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
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
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
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
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
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相架詩而七言
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
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

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遺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氣稍存，宋齊之間，教失報本，士以簡慢嬌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誦性灵，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憊頌，豈執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集蘇李。

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志，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以差有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音韻，大或下言次，猶教百詞，氣奮邁而夙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掌奧乎。若漢陳隱曰：朱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

宋子京贊

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
研揣色昔得功不差而號律詩競相仿襲逮開元間稍
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友好麗者壯遠人得一槩皆自
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汪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
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法巧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
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少游進論

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
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

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
庾信之詩長於藻麗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
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
不及焉然不集諸子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
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
謂集大成鳴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者與

少齋集書序

騷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色韻同苦其意律
深嚴難讀也余謂少陵老人初不事艱澁左隱以病次
其平易處有賤夫老婦初可道者至其深純宏妙千古

不可追迹則序事穩實立意渾大遇物無難狀之景綠
情出少說之意借古的確感時深遠若江流浩漭以昭
劫大水見風雲蕩泊蛟龍龜鼉出沒其間而變化莫測
夙澄雲霧象緯回薄錯峙偉麗細大無不可觀又云其
夙邈高聳則若鑿大虛而激萬籟其馳驟恠駁則若仗
天策而騎其尾其直截峻整則若儼鈞陳而界雲漢樞
機日月開闔雷電昂々然神其謀壯其勇握其正以高
視天壤超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詩支
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氣皎張籍得其韻麗姚合得其情
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龜蒙得其贍
博皆出公之奇備爾尚軒然自號一家赫世煇俗後人

師擬不暇矧合之乎夙雅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
唐之高詩公之餘波及爾

王茂輔序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
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締句繪章人得一槩各爭
所長如大羹元酒者則薄滋味如孤峯絕岸者則駁廓
廟穠華可愛者之夙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
之詩用情孔思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森嚴耶
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滿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
工於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

半山老人畫像贊

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顏毅色
 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
 莫見以何雕鏤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任
 餓走半九列瘦妻僵前子仆後纒々盜賊森戈矛吟哦
 當此時不廢朝廷憂當願天子聖大臣各伊用寧令吾
 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餓々傷毛悼屈止一
 身嗟時之人我所羞所以見公像拜涕泗流推公之
 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遊

三百篇之後便有子美

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經不可學亦不可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依詩當學

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唐子美

老杜似孟子

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
 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云誰能扣君門
 下令減征賦寄梅學士詩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
 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眼前突兀見此屋寧
 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見其志大庇天下仁心廣大
 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
 遷但能名其詩取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若溪

晦庵論杜詩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

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甫夔列以前詩佳夔列以後自出規摹不可學

陵陽論詩能盡寫物之工

杜少陵詩云西窗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王維詩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極盡寫物之工後來唯陳無已自云黑雲映黃槐更着白鷺度無愧前人之作室中語

用詩書語

子美多用經書語如日車轉之馬蕭之未嘗外入一字如日濟潭鱣發之春草鹿呦之皆渾然嚴重如入天陞赤墀植壁鳴玉法度森嚴然後入不敢用者豈所造語

層淺不類耶 黃常明詩話

詩史

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事士大夫謂之詩史 孫惟序

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知汝與游者珪一日引房亮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此而已質之少陵詩事未究也送重表在王珪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又云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自供給客位但箕帚俄

項羞頰，珍寂實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
剪鬢髮，鬢髮市充沽酒上。云天下亂，且與英俊厚。向竊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此鬢十八九。子等成大
名，皆因此人手下。云夙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秦主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
書踐台斗，夫人常省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
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詳締如此。且
一婦人識真主，於側微尤偉甚。史缺失而繆誤，獨少陵
戴之。魏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班王珪母，姓
杜，不信盧引少陵詩為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王
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少陵詩云：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即知王珪之妻也。
西清詩話

胸中吞幾雲夢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之者衆矣。如水涵天，
影闊山拔地，形高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
隨帆遠，却如閑。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
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
至讀子表詩，則又不然。具楚東南折，乾坤日夜浮。不知
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同上

學老杜之法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

無取使其皆工則峭急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
世學者當先學其工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嶽詩云
齋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
高妙有力而言東嶽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
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嶽第二句如此
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
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
雖健終不工望嶽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雖曰
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老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耳
詩

工妙至到人不可及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
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
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山
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
竹色虛閣自松蓋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
子皆可用不必滕主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
此老獨雍容閑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
取其已用字模倣用之偃蹇挾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
境會出言中節左字皆可用也石林詩話

下飯未嘗忘君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以予觀之，是特識變夙變雅耳。鳥觀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夙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為賢於無功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欽東坡

妙絕古今

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東臯雜錄

古今絕唱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李伯紀杜工部集序

高雅大體

山谷嘗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掌去，白髮欺人故多生。孫莘老問云：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庾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尚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歎世耳。詩眼

優柔感賦

劉牧詩話載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多虎信勿過。飢有易子食，歎猶畏虞羅。言亂世人，惡甚於虎狼也。余觀老杜潭州詩：岸花飛送客，橋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

於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搖蕩也。詩在優柔感韻，不在
雄豪放而致詬怒也。隱居詩話

高深

讀少陵詩，如馳騫晉楚之郊，以言其高，則鄧林千巖，硬
擗把梓，扶疎摩雲，以言其深，則溟波萬頃，蛟龍鼉鼉，納
狎掛空，拭眚極目，方且心駭神悸，莫知所以。若其甄別
名狀，實難為功，韓退之推其光燄萬丈長，殆謂是矣。蘇
序

詩有近質處

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如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戰之
句，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其量。

遠大者難窺乎

王琪序

大雅堂

予謫居黔，刻畫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刊校楊素
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
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
堂，仍為作記，其略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
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外子美之堂者。
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箒以數語終，以
泯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
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
歌安能畢嚼其意味闡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

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々皆有所託如世間南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山谷

三種句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徇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為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蒸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白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

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迫柴門關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石林詩話

畫山水詩

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入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煙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若溪澗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夙二篇尤為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于左時也戰之以快滯蕪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懸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邪奇與鄭虔筆跡遠過揚契舟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

天燒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
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
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冥闊歌岸側
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班付臨江活劉侯天
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
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
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戲
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
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
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山水盡亞洪濤
夙尤工遠勢

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列快剪刀剪取
吳松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
湘浦獨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壠連岡
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
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
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東
坡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
浮空積翠如雲煙山耶雲耶遠莫知煙空雲散山依
然但見兩崖蒼々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紫林絡
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為奔川々平山開林麓斷小橋
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
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

賊

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狂欲往買二頃由君不見武
冒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々暮
雲卷雨山娟々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
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
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
歸來篇許彥周詩話

詞氣如百金戰馬

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曰少陵野老吞嗔哭春日潛
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
旌下南苑々々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
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黃金勒翻身向

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
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入生有
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志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始履平
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夫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
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有抔土障黃流氣象

凡人做詩中間多起問答之辭往往至數十言拾不得
便覺氣象委帖子美贈衛處士詩畧云專知二十載重
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
來何方若使他人道到此下須更有數十句而甫便云

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此有杯土障黃流氣象語錄

九日詩

孟嘉落帽前此以為勝絕子表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後山詩話

送人詩

劉路左車為予言掌收得唐人雜編時人詩無有送惠二歸故居詩云惠子白駒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新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真子羨語也白駒或作驢字洪駒父詩話

八哀詩紀行詩

八哀詩維古夙中最高為大筆崔德符掌論斯文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紀行為先後無復差并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大史公諸贊方駕孝者宜常誦誦之少陵詩終日

夔州後詩

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觀子表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山谷

責其備

以子表之忠專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

詩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夙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
其羨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挑林戰百萬
化為魚請囑防閑將謹勿奉哥舒何其先後之相戾若
是哉槩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藝苑唯黃

村陋句

解憂詩云裁米散同舟路難思同濟向來雲濤盤衆力
亦不細呀帆瞥眼過飛檣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思
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奉之期勿
替杜詩固無敵然自致遠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
璣世人雷同不復譏詩通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東坡
詩人玉屑卷之十四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王維

輞川之勝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童未掃鶯啼山
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
閑適於其間也漢隱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
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此摩
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東坡

造意之妙與造物相表裏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無與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回期。此詩造意之妙，至與造物相表裏。豈直詩中有畫哉？觀其詩，知其蟬蛻塵埃之中，浮游萬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王摩詰詩。顧知此老曾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後湖集

晦庵謂詩清而少氣骨

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山中人與望終南迎送神為勝。

韋蘇列

清深妙麗

韓子蒼云：韋蘇列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列自序之過與？君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列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待寢，問記得

詩否二效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
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列刺史腸觀此則應物
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韋蘇列為
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
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自成一家

蘇列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詠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
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列在時
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白樂天

已為當時所貴

劉大真與韋蘇列書云顧著作來已足下郡齋燕集想

亦示何情致暢茂迥絕之如此宋齊間沈謝果何始精
於理意緣情體物備詩人指後之傳者甚失其源惟足
下制其橫流師藝之始關雅之亂於足下之文見之矣
則知蘇列詩為當時所貴如此燕集所作乃其齋森
戟畫寂疑清香也王直方詩話

絕詩

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
觀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暫寒甕間聊共酌莫復官情
關陪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
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照
綠蘋忽聞歌苦調歸思欲為巾和晉陵陸丞早春
遊望詩也二篇皆佳

作而韋集逸去余家有顧因所編唐詩有之故附見于此復齋設錄

韋詩流麗

徐節川云人言蘇列詩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蘇列詩自李杜以來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列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呂氏童蒙訓

古詩勝律詩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則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叔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隱居詩話

余每讀蘇列漢之帆來重冥々鳥去遲之語未嘗不泫然而思喟然而歎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夢耳自余犇竄南北山行水宿所歷佳處固多欲求此夢了不可得豈兼葭莽蒼無三湘七澤之壯雪蓬煙艇無風檣陣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壯懷銷落塵土全沒而無少日煙霞之想也慶長筆端在壑固自不凡當為余圖蘇列之句於壁使余隱几靜對神游八極之表耳後湖集

絕唱

蘇列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選許人無道

詩有深意

蘇列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土愧俸錢郡中宴集
云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余謂士君子當切々作此
語彼一意供租專事土木而視民如讎者得無愧此詩
乎 碧溪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浩然

坐詩窮

孟浩然詩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唐元宗聞之曰卿
自弃朕朕何弃卿孟賈詩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
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字正坐詩
窮所謂轉喉觸諱漫叟詩話

高遠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
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呂氏童蒙訓

韻高才短

子瞻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耳後山詩話

岑參詩

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漁隱

山谷贊

山谷題浩然畫像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蓋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迹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

裴江側々汝清流梅殘臘月存々愁先生一柱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魚隱

秀句

明皇世章句之夙大得建安體論塔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右介其間缺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過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齟齬求人口者活々然有平大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者也北齊羨蕭蕭莫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羨王融殘日霽沙嶼倩風動耳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詩者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

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亦襄陽人既慕其名觀其貌蓋思文王則睿昌歌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若後漁隱曰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為謝眺詩東觀餘論以為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為謝眺詩恐誤也皮日休

韓文公

掀雷決電

韓吏部歌詩累百首而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司空圖題柳集後

變詩格

書之義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義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

用意

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為誰此七字用意哀悲過於痛哭又詩云銀燭未銷窻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

為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許彥周詩話

改一字遂失一篇之意

詩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竄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親破蔡列來今親字改作勅字是也若溪漁隱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云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今從字改作仙字則失詩題見寄之意也漫叟詩話

公末年詩閑遠有味

子美詩善敘事故號詩史其律詩多至百韻本未貫穿如一辭前此蓋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詩選而長韻律詩皆棄不取如藥府書懷一百韻亦不載退之詩豪健奔

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未年所作獨為閑遠有淵明風氣而詩選亦無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若溪漁隱曰退之詩如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款之句尤閑遠有味蔡寬夫詩話

南溪始泛

洪龜父言山谷於退之詩少所許可最愛南溪始泛以為有詩人句律之深意王直方詩話

後山論退之詩

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後山詩話

琴操

古樂府余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

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
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
雅退之亦不能作也唐子西語錄

送李愿歸盤谷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
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
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
放教退之獨步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李杜至於昔尋
李愿向盤谷一篇獨不減子美東坡

晋公賡酬

退之和裴晉公征淮西時過女凡山詩云旗穿曉日雲

霞雜山倚秋空劍戟明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
崢嶸而晋公之詩無見惟白樂夫集載其一聯云待平
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時意氣自信不疑如
此豈容令狐楚輩沮撓乎晋公文字世不傳晚年與劉
白放浪綠野橋多為唱和間見入文集語多質直渾厚
計應似其為人如灰心綠忍事霜鬢為論兵之類可謂
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書嘗誦此兩句親書於壁蔡
寬夫詩話

聯句

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
余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集有聯句一篇杜

十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為之至退之亦是公襲其舊若言聯句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漁隱

彈琴詩

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嗚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也僕不曉琴聞之善琴者云此數語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時作聽琵琶詩之後後生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特論之少為退之雪冤 許彥周詩話

評退之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群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耶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座大笑隱居詩話

子由陋室德詩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臨衝

閣之執訊連之收馘安之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
無悔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
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退之依元
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
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雨
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
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蘇子由

韓柳警言句

蔡夫落言宜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言句文潛舉退之
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
秋皆集中第一

柳儀曹

東坡評柳列詩

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
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
廢然魏晉以來高夙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
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穠於
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
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獨有承平之遺夙其論詩曰
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
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

蘇子由

十一

蘇列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
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
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
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
一也東坡

休齋評子厚詩

柳子厚小詩幼眇清妍與元劉並馳而爭先而長句大
篇便覺窘迫不若韓之雍容惟平淮詩二篇名為唐雅
其序云雖不及子吉甫召穆公等庶施之後代有以仿
唐之光明其自視豈後於古人哉其一章云師是蔡人
以省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又云其危既安有長好

林曾是譁詭化為謳吟甚似古人語而卒章震是朔南
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皆叶以古音南居心切
馬音母切其卒章云蔡人率止推西辛有子西辛有子惟城有
佳嘻允大邦俾惠我以衣得古詩體也

詩眼評子厚詩

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資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
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久柳詩何好答曰大抵皆好又問
若愛何處答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
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
古人文章宜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向因讀
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

在前真涼了無取矣跡世所逐微言真可冥結性何由
熟真表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
庭宇靜苔也連深竹蓋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六松偶見露洗而
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也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
之妙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
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遺詞可謂曲盡其妙毫
髮無遺恨者也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後復哭
秦貞外詩書盡凌華平生掩殺夫張進駁既盡殺夫之
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模不減莊周左丘
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之春自來草堂無

王燕飛回又殘陽寂寞出樵童又柳門竹巷依夕在野
草青苔日白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
益殆折楊黃華之雄秀售於流俗耳詩眼

南澗中詩絕妙古今一

南澗中詩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回風一蕭瑟林影
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逐志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
淪漪去國竟已游懷人浹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
宜索寞競何事徘徊只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抑儀曹詩憂中有樂之中有憂蓋絕妙古今矣然老杜
云王侯與蝼蟻同盡隨五塊儀曹何憂之深也東坡

古今絕唱

揚華既奔梁元魏胡武英後依揚白華歌念官人德臂
踏之色甚凄斷子厚樂府云揚白華風吹渡江水坐冷
宮樹無顏老穉滂春光千萬里茫茫曉白下長秋哀歌
未斷城鷄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許彥周詩話

天賦不可及

東坡言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盡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
村字中詩也子厚云千山鳥飛絕萬壑人蹤滅孤舟蓑
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洪駒

兩句有不盡之意

子厚聞鶯詩云一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
感物懷之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漁隱

孟東野賈浪仙

論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
刻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
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
曰市中有糶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
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
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
於奇警之向往之有之如雞巷店月人跡板橋霜則
馬蹄旅窮愁想之在自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

春物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盡，盡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無取也。若溪漁隱曰：六一居士以新邑茅店，月入跡板橋，霜是溫庭筠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是嚴維詩。文潛乃以為郊島詩，豈非誤耶？張文潛然又其詩曰：市中寒煙。司空圖善論前人詩，如謂元白為力勅，氣候乃都會之豪估，郊島步附於寒海，無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評其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色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着題見許。此殆不可曉。當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樂夫所謂劬石破山，先觀鏡迹發矣。中的兼聽強，豈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如何哉。蔡寬夫詩話。

僧敲月下門

唐書載賈島字浪仙，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諱，詰之，久乃得釋。會昌初，以普列參軍改司戶，未受命卒。余按劉公嘉話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人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

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
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後以不第乃為僧居法
乾寺號無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吟詠色遂登
樓於鳥窠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帝遂攘臂睨帝曰即
君何會此耶遂奪取詩卷帝慙慙下樓而去嘗為長江
簿號賈長江唐史與嘉話所載不同如此細索雜記

棹穿波底月

高麗使過海有詩云水鳥浮還沒山雲斷復連賈島詩
為稍人聯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麗使嘉歎
久之自此不復言詩今是堂手錄

桑乾長江二詩

賈島詩有影略句韓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
列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
列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離山驛逢入問梓
列長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冷齋夜話

苦吟

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
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
閑心與身為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
響音報何也隱居詩話

唐人陋於聞道

唐人工於為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齋腸亦

苦強歌言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記天地寬郊歌介之士
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之憂是以
卒窮以死而李翱稱之以為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
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
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郊異矣
蘇子由

郊之胸次形於詩句

孟東野一不第而有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語若無
所容其身者老杜雖落魄不偶而氣常自若如納之乾
坤大何其壯哉白樂天亦云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

與郊異矣然未若邵康節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尤
有味也 休齋

韓愈詩

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暫得閑天恐文章豔斷絕
故留賈島在入間北夢瑣言

枯寂氣味

賈島哭栢巖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禁却坐禪身時謂燒
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
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島詩何精麗頌異也若漢
漢隱曰余於此雨驟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
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島嘗為

衲子故有此枯寂氣味形之於詩句也如正士詩話

郊寒島瘦

東坡祭柳子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
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
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入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
語也 許彥周詩話

王川子

月蝕詩

韓退之月蝕詩一篇大半用王川子句或者謂王川子
月蝕詩豪恠奇挺退之深所歎伏故所作盡摘王川子
佳句而補成之其切以為不然退之月蝕詩題曰效王
川子作而詩中有以王川子為言者王川子涕泗下中
庭獨自行又曰王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拜
拜敢告上天公然則退之幾於代王川子作也王川子
詩雖豪放然大險恠而不循詩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
而約之以禮故退之詩中兩言王川子其意若曰王川

子月蝕詩如此足矣故退之詩題曰效王川子作此退
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豈不能自為月蝕詩而必用王
川子句而後成詩耶以謂退之自為月蝕詩則詩中用
王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類矣學林新編

有所思飄逸可喜

王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
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
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其詞曰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
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
娟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別離一望一見
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霓來淚滴湘

江、水、湖、山、兩、岸、花、木、深、羨、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無、知、音、羨、人、考、羨、人、不、知、為、暮、雨、子、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曹依齋日記

評茶歌

王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闕茶歌此二
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王川歌云至尊之餘
合王公荷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
林下雄豪先闕羨若論先後之序則王川之言差勝雖
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若漢陳隱曰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
錄入焉余謂王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王川自出胸臆

這語穩貼得詩人之句法希丈排此故實巧欲形容宛
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耶玉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
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問水口云諫議送
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
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
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夙暗結珠珠璣先春抽出黃
金牙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
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挂頭自
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淨光凝桃面一梳喉吻潤
兩桃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
汗平生不平事盡向兔孔散五椀肌膚清六椀通仙氣

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遙來山在何處
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
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念望在顛崖受辛苦便為
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丈和章岷從事問茶
歌云年々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寄茗冠
天下武夷仙人從古裁勅雷昨夜發何處家々嬉笑穿
雲去露芽錯落一番米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
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方圓
中蟾地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闕羨鼎磨雲外首
山銅瓶携江上中澹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土甌中翠
膏起鬪茶味芳輕醍醐鬪茶香芳薄蘭去其間品第

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輪同降將無窮耻呼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奠衆人之汚我
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却得聞雷震
星商山人休茹艾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債減不
萬城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
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黃

山中絕句

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麕相伴眠
手介甫只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
簡而妙乎漁隱

李長吉

品題

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詩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
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
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尾
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羞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
侈殿棟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喙鰲鬪牛鬼
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首裔理雖不及辭
或過之騷有感怨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
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

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有吾官蘇
議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迳間亦殊不能知之賀
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
禽騷可也杜牧之

晦庵論李賀詩

李賀較恠得些字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
湜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倏
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云華裾繡翠青如葱金環壓纒

搖玲瓏馬蹄隱々卽隆々入門下馬氣如虹東京才子
文章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々貫當中殿前作賦
豈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宥者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
生華鳳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
遂以所乘馬命騶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
父名璿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辨諱一篇撫言

古錦囊

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且出
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傳本

楊花撲帳春雲熱

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入遠甚如柳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公所稱，然不逾長吉之語。
許彥周詩話

桃花亂落如紅雨

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
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
非相為剽竊。復齋護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劉賓客

獨步元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
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
工而異曲也。昔子瞻嘗聞分詠，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
塵，不可追也。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意尤穩切。白樂夫元
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菜時，不可解。當待
博物洽聞者說也。三閣辭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
存土之鑑也。大槩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

文耳山谷

山谷

用意深遠

蘇子由晚年多令人學劉禹錫詩以為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後因見夢得歷陽詩云一夕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封城皆歷陽事語意雄健後殆難繼也呂氏童蒙訓

明月可中庭

山谷至房山寺與群僧圍爐因舉生公講堂詩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舉爾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滿中庭山谷笑去洪駒父詩話

平淮西詩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

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暝夕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為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為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卧故山秋不知此兩句有何難道至于三年始成一吟下淚也隱居詩話

樂天評詩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詩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益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偃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憐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

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
破青山也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皚海中仙果子
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
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耳隱居詩帶

碁詩

夢得觀碁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
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余嘗愛此數語能橫
寫弈碁之趣夢得心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碁則云勝
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素不解
碁不究此味也

常建

佳句

丹陽殷璠撰河嶽英集首列常建詩愛其山光悅鳥
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為警策歐公又愛建竹徑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數語竟不能得以為恨予謂
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其詩曰清晨入古
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聞鐘磬音洪駒甫詩話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陽文忠公最愛賞
以為不可及此語誠可人意然於公何足道豈非厭飲

芻豢及思螺蛤耶東坡

詩人玉屑卷之十五

[Faded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香山

五長

白樂天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
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贈五字七字百言以下長
於情詩苑類格

造理

富貴於人造物所斬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
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
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

夫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
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
然誠不定為此也漁隱

達道

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
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
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
也余愛其詩云義和走馭赴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
使四時都似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
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
今擬其句語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遷遷後

述世態之不_二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義和走
馭赴年華不使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
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
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法藏碎金

達者之詞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閑此達者之詞也
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此褊狹者之詞
也青箱雜記

秀句

樂天詩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桐此語未易及許彥周詩話
工於對

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拆或倒其句而用之
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
是故卿明之類是也樂夫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
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為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
見眼終青尤為工也塵史

草詩

樂夫以詩謁顧况况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
簡而意盡後齊謾錄

昭君詞

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天一絕云漢使却

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娥眉君主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裡時蓋其意優游而不迫劫故也然樂夫賦此時
年甚少王直方詩話

寒食詩

東坡云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
酒酣發聲坐為悽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夫寒食
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
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纍纍春草綠棠梨花
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冥車泉哭不聞蕭蕭暮
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王直方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
釀酒甚佳故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為桑郎蓋語訛耳康
信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詩云桑落氣
薰珠翠暖柘枝聲引亮絃高後史補

海圖屏風詩

樂夫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可求
顛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鰲既頓額諸鰲齊掉頭噴風
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
詩感劉隗李訓薛文通等事為之大息隱居詩話
果无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
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事亦未易

辨也樂夫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
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吾以是知
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
况欲弊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談也二
說未知孰是東坡

玲瓏歌

南玲瓏餘抗歌者樂夫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
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
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紫綬繫
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
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

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夫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
寄君詩却向江邊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時君溪漁隱
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驪鬘
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
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
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
士因暮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堂云白砂碧
玉味方家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見續仙傳勝說
東坡似樂天
東坡平日最愛樂夫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
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夫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他

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
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夫所留歲月略相
似其句云在郡依前六百日是也王直方詩話

老嫗解詩

白樂夫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
不解又改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墨客揮犀

纖艷不逞

杜牧謂白居易詩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潘言嫗
語入人肌骨不可去唐本贊

甘露詩

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不

然樂夫識趣最淺彼謂詩中言甘露事處幾如幸災樂禍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當形之歌詠也如當公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之類詩史樂夫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夫在洛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夫為幸之樂夫豈幸人之禍也哉蓋悲之也東坡

陵陽重厚之論

公嘗曰自樂夫詩今人多輕易之大可懼矣大率不曾道得一言半句乃輕薄至於非笑古人此所以不遠到僕曰杜子美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正公之意也公曰當時人已如此室中語

王鑑生

九日詩

九日云曾共山谷把酒危霜天白菊遶堦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蓓空教楚客詠江離即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戲奏受知後其子綯有韋平之拜浸踈商隱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綯觀之慙恨肩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今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綯以為志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綯當國南

隱歸窮絢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耶東坡九日云聞道即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即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詩也漁隱

殺風景

義山雜纂品自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獻慶曆中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從容置酒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藍著惠泉未

向入間殺風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蔣大漕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驕唱甚都公取松下唱道語依詩戲之云扶藜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蒲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千世西清詩話

唐人以對花啜茶謂之殺風景故荆公寄茶與平甫詩有金谷看花莫謾煎之句三山老人語錄

斫桂樹

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西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二人常斫之

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對西河人學道有過請令伐樹故
宋子京朝月詩亦曰吳生斫樹事引李賀筌篈引云吳質
輪細索雜記嘗論吳生斫樹事引李賀筌篈引云吳質
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對未詳其
義竊意筌篈引既謂吳質非吳對也恐別是一事魏有
吳季重亦名質藝苑雌黃

詞意深妙

余知制誥曰與余同考試怒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為
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敬亭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
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它皆常語近得舍人既作酒
盃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以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

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
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
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
妙令人感慨不已若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
頃都鏡淨倒碧峯用徐騎省語意也談苑

高情遠意

文章貴中傑出如同賦一事工拙尤易見余行蜀道
過籌筆驛如石曼卿詩云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膾
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處便可用不必籌筆驛也殷潛
之與杜詩甚健麗亦無高意惟義山詩云魚鳥猶疑
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簡書蓋軍中法令約束言號

令嚴明，雖千百年之後，魚鳥猶畏之也。儲胥蓋軍中藩籬，言忠義貫神明，風雲猶為護其壁壘也。誦此兩句，使人凜然復見孔明風烈，至於管樂有牙，真不忝開張無命，欲何如屬對親功，又自有議論他人亦不及也。馬嵬驛唐詩尤多，如劉夢得綠野扶風道，一篇人頗誦之。其淺近乃兒童所能，義山云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語既親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墮淚等字，而聞者為之深悲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兩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益奇。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至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祇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詩眼

淺近

李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禍機翠華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又云草渡回磴，絕鳴鸞，雲樹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主語意既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感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漁隱

歐陽永叔歸由錄言王建宮詞多言唐宮中事群書闕
紀者往往見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蛟蝶
圖滕王元嬰高祖子史不著所能得各畫記言善畫亦
不云工蛟蝶所書止此殊不知名畫記自紀嗣滕王湛
然善花鳥蜂蝶又段成式酉陽雜俎亦云嘗見滕王蝶
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蓋湛然非元嬰
孰謂張彥遠不載耶又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鑠翠娥先
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事

王建

據實

建宮詞凡百有四篇逸詞九篇見于下

王建宮詞凡百有四篇逸詞九篇見于下

見李右開成承詔錄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中老
官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則知建詩皆據實非鑿
空語也西清詩話

宮詞

王建宮詞荆公獨愛其樹頭樹底不見殘紅一片西飛一
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陳輔之詩話

花藥夫人詩尤工

王建宮詞云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白白
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藥夫人宮詞云厨舫
進食簇時新待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宜索膾隔花
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藥之詞工

建為不及也漁隱

宮詞雜它人詩

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
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
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
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卧看
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
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
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也建詞凡百有四篇
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

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

漁隱

舊跋

王建大和中為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為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為渭南尉與官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以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遠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得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頗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倣此躰者雖有數家而建為之祖耳唐王

建宮詞舊跋

山居詩

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居之趣弟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此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堦除鳥雀馴東坡云為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 漁隱

望夫石詩

陳無已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話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况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况為弟一云山頭

日白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上江南望夫石
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况得句處也余家有王建集載
望夫石詩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
石不回頭山頭日白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
叔達偶忘之耶若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
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 復齋謾錄

山陰書

杜牧之

二十八字史論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
膝無言度幾春空寬息亡緣底事可憐
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許彥周詩話

好異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
雀春深鎖二喬題南山四皓廟云南軍不祖左邊袖四
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賦
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

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漁隱

遺懷詩

遺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覓

揚州夢占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音章師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字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為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字輩報貼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漁隱

陵陽論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細磨蒼蘚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今人多不曉卒章

其意謂若是東風不與便即周郎不能破曹公二喬歸
魏銅雀臺也僕嘗叩公更嘗有人如此立意下語否公
曰正楚辭所謂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乃
嚴助所作哀時會室中語

命意之失

收之作赤壁詩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為曹公奪二喬置
之銅雀臺上也此此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
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許茂周

吳興張永戲

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
為浙西名部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

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
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永戲使州人
畢觀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官真此際忽有閹焉史君
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
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
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
為後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
結之尋拜黃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
善乃併上箴于墀立守湖州太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
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入二載而生二字焉
牧即政之夕亟使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携紉以請

之牧詰其母曰曩既許我矣何為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詞也直強而不詳引礼而遺之因為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若溪漁隱曰頗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與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華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麗清集

分司洛陽

牧之為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為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爭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

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遽來會中女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南行瞪自注視滿引三危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引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三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閑逸傍若無人古今詩話

杜荀鶴

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官詞為唐第一云早被婬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

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幕府

中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裡老正好對退之詩誰久肯向死前休高齋詩話

韓致元

不忘君

中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中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敗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

行書眼暗休看九局圖
胸裏日光飛野馬
案頭筠管長蒲盧
謀身拙為安蛇足
報國危曾捋虎鬚
滿世可能無默識
未知誰擬試齊竿
其詞凄楚切而不迫
不忘其君也潘子真詩話

看天憶帝都

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入惠含桃詩云金鑿歲歲長宜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宜賜學士韓子蒼謝入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復齋漫錄

絕句

致无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
漁翁醉著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杜荀鶴亦有溪興
絕句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
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不若致无之雅健
也漁隱

香奩集

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
骨李端故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
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
得也許彦周詩話

晚唐

詩小巧無騷氣味

晚唐人詩多小巧無風騷氣味如崔魯山鵲詩云一林
寒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嘴香張林池上云菱葉乍翻
人採後荇花初沒舸行時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
取清香盡自憐皆浮艷無定尚而昔人愛重稱為佳作
陵陽論晚唐詩格卑淺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則不可今人作詩
雖句語軒昂但可遠聽其理略不可究室中語

誠齋論晚唐詩

唐末詩人李推官

咸用

有披沙集如見後却無語別來

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

急五更風如燭殘偏有焰雪甚却無聲如春雨有五色

灑來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偏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

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為落時愁蓋征人妻昔之情

讀之使人發融冶之驩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

於笑談方釋之初然則謂唐人自李杜之後有不能詩

之士者是曹丕火完之論也謂詩至晚唐有不可作

者是相靈寶哀黎之論也文集

誠齋論晚唐詩有三百篇之遺味

誠齋序願庵劉良佐詩藁云夫詩何為者也曰尚其詞

而已矣曰善詩者去詞然則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

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哉曰去詞去意而詩有

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茶乎人孰不飴之

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茶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

而不勝其其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蘇公諧蘇公而蘇

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

曰予人從行誰為此搢使暴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

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愧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

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

成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云可憐死定河邊骨猶是春

閨夢裏人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

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
不定以知之予敢言之哉云云先生此序深造詩宗
旨故錄之餘語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詩人玉屑卷之十六
此卷詩句甚多
其間有
西崑體
等語

詩人玉屑卷之十七

西崑體

宗李義山

揚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山號西
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
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擗捨至此聞者大
噤然大年詠漢武詩云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
馬肝待詔先生齒編具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
也古今詩話

佳句

揚億劉筠作詩務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
體識者病之歐公云劉子儀詩句有兩勢官城闕秋聲
禁樹多亦不可誣也隱居詩話

歐公矯崑體

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
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
遂失於快直頹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
此如東徵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為身累肉食何人與
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
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
會處如是乃為至到石林詩話

荆公晚年喜稱義山

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
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山嶺未歸天外使松
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
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
類雖老杜上以過也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
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
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是云蔡寬夫詩話
詩到義山謂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澁時稱西崑體
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試問火城將
策探何如雲屋聽窻知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

壺頭其用事琢句前輩無相犯者冷齋夜話

温公稱其佳句

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揚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鳥先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無施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詩洞野困也歸田錄

六一居士

六一之義

居士初謫潯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林於潯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琴一島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六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

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六一居士傳

歐公自負

石林詩話云歐公一日被酒語其子棐曰吾詩廬山高
今人莫能為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
惟杜甫美能之至於前章則子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
也近觀本朝名臣傳乃云歐陽某為詩謂人曰廬山高
惟韓愈可及琵琶前引韓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後引李
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負如此則與石林所紀全不
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詩並錄于此廬山高贈同
年劉凝之歸南康其詩云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
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

尋芳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
岸而遠望兮上摩雲霄之曉靄下壓后土之鴻龍試往
造乎其間兮攀綠石磴窺空徑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
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語六月飛雪灑石砌仙翁
釋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嘗思其學幻而言龍但見丹霞
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
知其名兮風吹露濕香澗谷時有白鶴飛來雙幽尋遠
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瀟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棟
秧盈疇兮釀酒盈缸欲令浮嵐暝翠千萬狀坐卧常對
乎軒窗君懷磊砢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玉策名為吏
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龍榮聲利不可苟屈兮

非青雲白右有深趣其氣兀碑何由降丈夫壯節似君
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明妃曲和手介甫作其
一云胡人以鞍馬為家射獵為俗泉甘草美無常處鳥
驚獸駭爭馳逐誰將漢女嫁胡兒風沙無情面如玉身
行不遇中國人馬上自作思歸曲推手為琵琶却手胡
人共聽亦咨嗟玉顏流落死天涯琵琶却傳來漢家漢
宮爭按新聲譜遺恨已深聲更苦纖纖女手生洞房學
得琵琶不下堂不識黃雲出塞路豈知此聲能斷腸其
二云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
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公事竟何益
耳自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

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
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余觀介甫明
妃曲于首辭格超逸誠不下求叔不可遺也因附益之
其一云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回顧影
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
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
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
鴻鴈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
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其二云明妃出嫁與
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
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

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家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漁隱

只欲平易

或疑六一居士詩以為未盡歟以質於子和子和曰本七詩只欲平易耳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豈不佳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豈不似武陵雪浪齋日記

佳句

歐公云身行南鴈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愁汪彥章云路行歸鴈不到處家在長江欲盡頭彦章雖體歐公詩然終不及歐之自在也漁隱

會趙公詩

文忠與趙康靖公際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挂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醜一鐘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因勝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蔡寬夫詩話

才高不見牽強之迹
歐公作詩蓋欲自由胸臆不肯蹈襲前人亦其才高故
不見牽強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飛蓋橋翫月云天形
積輕清水德本塵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
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餘輝所照
耀萬物皆鮮瑩矧夫人之靈豈不醒視聽而我於此時
儼然發孤誅紛昏析洗滌俯仰恣涵泳人心曠而閑月
色高逾迥惟恐清夜闌時時瞻斗柄魚隱

會飲公詩

蘇子美

以詩得名

蘇子美以詩得名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為主
梅堯臣詩雖之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正
相反也子美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
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書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詩話

絕句

山谷愛子美絕句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
明晚泊孤舟古祠下蒲川風雨看潮生山谷累書此詩
或真草與大字王直方詩話

聖俞子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余山中夜行詩略道其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霏辟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上難揀汰梅公事清淺石齒漱寒漱作詩三十年視猶後我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饒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苦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轉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鬚鬚然不能優劣之歐公詩話

瀨

梅都官

工於平淡自成一家

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鳥眠岸有閑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入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漁隱

句句精鍊

聖俞詩句句精鍊如焚香露遺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陽文忠公所稱其他古體如朱絃疏越一唱三嘆讀者當以意求之許茂周詩話

寄馬遵詩

馬遵諱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以鐵鎖絕江遵於餞筵倚醉念官妓剝榷實而食春春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又絕鎖解舟以水沃榷舟使之不鳴迨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不陵陽峯仙舟江上去無蹤叔牙鐵鎖漫橫絕榷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箭欲剝玉榷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將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隱居詩話

莫打鴨

居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答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

會杭州有二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亦過士隆又欲答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鶴禿鶴尚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隱居詩話

石曼卿

晦庵論其詩

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舊見曼卿大書此詩氣象方

嚴道勃極可寶愛真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不及
此遠甚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如籌筆驛詩意中
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
交花之句極佳惜不見其全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西湖處士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
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何緣棄
此而賞彼文章太槩亦如女色好惡只繫於人若溪漁
隱曰王直方又愛和靖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
枝低以謂此句於前所稱真可處伯仲之間余觀此句
略無佳處直方何為喜之真所謂一解不知二解也
林和靖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誠
為警絕然其下聯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

卷之二

斷魂則與上聯氣格全不相類若出兩人乃知詩全篇
佳者誠難得唐人多摘句為圖蓋以此大抵和靖詩喜
於對意如冷倫近白無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破殿靜
披蘿白古齋房閑試酪奴春之類雖假對亦不草草故
氣格不無少賤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疎長
句如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煙含晚樹人
家遠兩濕春蒲燕子低等何害為工夫太過蔡寬夫詩話
和靖言余頃得宛陵高生所茹筆每用之如麾百勝之
師橫行於紙墨間所向無不如意惜其日久且弊作詩
以錄其功云神鋒雖缺力終存架琢珊瑚欠策勳日暮
閑窻何所似灞陵樵悴故將軍殊有憫勞念舊之意隱

邵康節

出處大畧

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
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為安
樂窩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
則焚香獨坐哺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
嘗有詩云對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真道山
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
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
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溫公贈

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隨意
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日又之一家一如之或經
月志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
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起其有小疾有客對
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
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知之深者開口論天
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嘗用大臣薦以
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
其名于朝天常考行謚之曰康節復齋漫錄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文編
詩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却不編入晦庵

半山老人

一唱三嘆

荆公暮年作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覺
沈澀生牙頰間若溪漁隱曰荆公小詩如南浦隨花去
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染雲為柳葉剪
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見歲華簷日陰陰轉床風
細細吹脩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蒲葉清淺水杏花和
暖風地偏綠底綠人老為誰紅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
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
梅殘數點雪麥漲一川雲觀此數詩真可使人一唱而

三嘆也 山谷

得子美句法

荆公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託意

半山老人題雙廟詩云北風吹樹急西日照廳涼細詳
味之其託意深遠非止詠廟中景物而已蓋處遠守睢
陽當是時安慶緒遣刺客殿勁騎攻之日以危困所謂北
風吹樹急也是時肅宗在靈武號令不行於江淮諸將
觀望莫肯救之所謂西日照廳涼也此深得老杜句法
如老杜題蜀相廟詩云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

好音亦自別託意在其中矣 漁隱

少作

荆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為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
如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又濃綠萬枝紅
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又平治陰穢非無力潤澤焦枯
是有才之類皆直道其胸中事後為群牧判官從宋次
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
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
未至亦不能力強而遷至也 石林詩話

荆公題金陵此君亭詩云誰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
老更剛賓客每對公稱頌此句公輒輦蹙是不樂晚年與

平甫坐亭上視詩牌曰少時作此題榜一傳不可追故
大抵少年題詩可以為戒平甫曰此揚子雲所以悔其
少作也高齊詩話

晚年詩

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
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
鳴綠鱗起弄日鵝黃鳥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
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縹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
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云
名譽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

精功如此後數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
卿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並存石林詩話

精深華妙

荆公定林後詩精深華妙非少作之比嘗作歲晚詩云
月映林塘靜風涵笑語涼俯窺憐淨綠小立佇幽香携
幻尋新藟扶藜上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自以
此謝靈運議者亦以為然漫叟詩話

格高体下

魯直謂荆公之詩真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如云似聞
青秧底復作龜兆坊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
窈窕一川花謂包含數箇意雖前人亦未易道然學二

謝失於巧耳 後山詩話

用意高妙

蔡天啓言荆公每稱老杜釣簾宿鷺起九藥流鶯轉之句以為用意高妙五字之橫拈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虱坐黃鳥按書眠自謂不減杜詩以為得意然不能舉全篇余頃嘗以語薛肇明肇明時被旨編公集徧求之終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聯未嘗成章也 石林詩話

力去陳言

荆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數變莫年詩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謹也 後山詩話

善下字

予與鄉人翁行可同舟游汴因談及詩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墟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嬌下得挾字最好如孟季挾實挾長之挾予謂介甫又有紫葢凌風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質鴻將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與前一聯同 藝苑雌黃

用事精切

苕溪漁隱曰上先戲劉貢甫詩云不知太上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劉向按書天祿閣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按叩閣而進向請問姓名我是太上之精天帝聞叩金之字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

懷中竹牒授之見王子年拾遺此事既與黃甫同姓又黃甫時在館閣也 王直方詩話

清景

山谷嘗言天下清景初不擇貴賤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為我輩設荆公在鍾山官牀與客夜坐作詩云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塔除東坡宿餘杭中寺詩云暮鼓朝鐘自擊撞閉門敲枕對殘缸白灰旋撥通紅火卧听蕭蕭雪打窓人以山谷之言為確論 冷齋夜話

霜筠雪竹

熙寧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叅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

造門奔賀者相屬於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於西庑之小閣荆公語次忽蟹感久之取筆書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揮余而久元豐癸亥公已謝事為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日正當霜雪而屋窓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窓并誦此詩公忻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 隱居詩話

自然

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聞于天下荆公嘗題詩云水泠泠而北去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後人鑿山刊木浸失山水之勝非公題詩時比也

魯直效公題六言云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
雲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識者云語雖奇亦不及荆
公之自然也 高齊詩話

紀實

烏石崗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
不知烏石崗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鹽步門在荆公舊
居之前故詩云曲池丘墓心空折鹽步庭園眼欲穿

落星寺詩

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詩其末云勝槩惟詩可收拾不才
羞作等閑來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刘咸臨嘗親見寺僧
言幼時目觀閩中章僚道作此詩其前六句皆同其末

云勝槩詩人盡收拾可憐蘇石不魯來蘇石謂字美曼
卿也後人愛其詩者改末句作荆公詩傳之遂使一篇
之意不完其體與荆公所作詩亦不類若溪漁隱曰直
方所言非也余細觀此詩句語體格真是荆公作餘人
豈能道此今吳載全篇識者必能辨之詩云壑雲一殿
起崔嵬万里長江酒一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
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回勝槩惟詩
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王直方詩話

西山寺詩

唐人題西山寺詩云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陽人謂冠
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題者亦多

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又天多刺得
月地以不生塵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若用之於落
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門橫北
固煙中沙岸似西與尤為中的遊齋閑覽

梅花詩

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詩獨云鬢然黃金危欲墮蒂團
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處可謂能道人不到處矣又
東坡詠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然頗得
梅之幽獨閑靜之趣凡詩人詠物雖平淡巧處不同要
能以隨意造語為工公後復有詩云遙知不是雪為有
暗香來蓋取蘇子卿詩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之意

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
嶺南有暇字韻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
能到也遊齋閑覽

碁詩

荆公碁品殊下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
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
如且已與業致遠敵爭嘗贈致遠詩云垂成忽破壞中
斷俄連接是知公碁不甚高又云諱輸寧斷頭悔恨仍
搏頰是反未能忘情於一時之得喪也苕溪漁隱曰介
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
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觀此詩則圖適性忘慮

之語信有證矣若曹直於其則不然如兒似蛛絲遊
落身如蠅甲化枯技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不
甫指意異矣 遜齋閑覽

虎圖

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眾客未落筆而荆公章已
就歐公亟取讀之為之擊節稱歎坐客閣筆不敢作
溪漁隱曰西肯詩話中亦載此事云此乃體杜甫畫鶴
行以紆急解紛取吾今具載二十詩讀者當有以辨之荆
公虎圖詩云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
曳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欲動熟視
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

槃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
造化論錙銖悲風颭颭吹黃芦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
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喙如哺鷄山牆野壁黃昏後馮婦
遙看亦下車杜甫畫鷓行云高堂見老鷓颯爽動秋骨
初驚無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効功刮造化寫
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穆枝軒然恐其出側腦
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刀劍入囊可超越乾坤空
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云沙際自有煙霞質吾今意何
傷顧步獨紆鬱漫叟詩話

集句

荆公莫年喜為集句唐人魏為因躄黃魯直謂正堪一

笑耳司馬溫公與武定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於公諱
之常會僧房公往迫之使效踰垣而去度不可隱乃具
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偷閑則老僧床驚向
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抗之舉子中老榜第其
子以緹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
來稀如今始覺為儒貴不嫌衲衣便着緹壽之醫者老
娶少婦或嘲之曰倚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來去忙
採得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後詩話

猿鶴不知

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學善譏諷嘗舉制科不中與荆
去遊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

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不以詩寄云草戶
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盖有所諷荆公得之大
笑它日作詩有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之
句盖為介發也石林詩話

詩病

今州縣之間隨其小火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
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蒙恃之
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然使富民安其富而
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
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
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兼并之詩其詩曰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
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
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主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
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
方培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
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
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
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臣惠卿
繼之以羊質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有奪
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
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專上

有一不直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禍出
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蘇子由

秋菊落英

鳳公嘉祐中見王荆公詩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
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
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字細看荆公聞之曰是豈不知楚
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西清詩話
荆公此詩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英落說與詩人字細
看蓋為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熟耳
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槩言花衰謝之意若飄
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為非則屈原豈亦謬

誤乎坡在海南謝入寄酒詩有云謾遠東離喚落英又
何也昔溪漁隱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
此是兩句詩余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偏尋
並無之不知西清高齋何從得此二句詩互有譏議亦
疑其不審也高齋詩話

余按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落之為義始也初也如
凡此所謂落成之落也蓋菊已花雖枯不落惟初英
乃可餐荆公賦黃菊飄零滿地金因失之不知菊英
宜有以秋來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之
西清以為歐公高齋以為蘇公則曰歐公未詳孰是而
子瞻不熟楚詞者按亦不過執初落耳雖楚詞者持
兩原之心不以落英為公則公非不知楚詞者豈真
不知不熟楚詞者按亦不過執初落耳雖楚詞者持
到離披之句謂其真知菊者故併及之梅聖俞續評

雪堂

如天花變現

東坡作文如天花變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作益公
堂記共六百餘字僅三百餘字說醫醉石道士詩共二
十八句却二十六句作假說惟用兩句收拾作鶴嘆則
替鶴分明室中語

長於譬喻

子瞻作詩長於譬喻如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鶴雁那復計東西
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脩鱗半已沒去意

誰能遮况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畫水宮詩云高人豈
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遊人一能操船龍眼詩云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端如柑與橘未易相可亦皆
累數句也如一聯即少年辛苦真食寥老境清閑如咳
蔗如一句即雪裏波菱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陵陽室
中語

海棠詩

東坡作此詩詞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其詩有嫣然一
笑竹籬間桃李漫山揔鹿俗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
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
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淒愴月下無

人更清淑元豐間東坡謫黃州寓居定惠院院之東小
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携客置酒
卮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為人寫蓋人間刊
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平生得意詩也

梅詩

東坡暇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
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
骨冰為髓紛紛初疑月桂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
居江海上一梢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
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桂扶桑暇抱叢窺
我方醉則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酒掃鳥能歌

舞花結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葉粘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間物也

芙蓉城詩

游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炬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來靈無復白日乘雲輦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緗山朝帝廷夜聞笙簫頭節聽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入窻櫺忽然而去不可尋美矣虛幌

風泠泠仙宮洞房本不扁夢中同躡鳳凰翎徑渡萬里如奔震玉樓浮宮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逸樓飛步高鈴竦仙風鏘然韻流鈴籟々形開如酒醒芳鄉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反瓶羅巾別淚空熒熒春風乾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臙腥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蟬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下作人間尹與邢東坡此詩最為流麗故秦太虛與東坡簡云素紙一軸敢冀醉後揮掃近文并芙蓉城詩時得把玩以慰馳情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峩峩高一尺門前立地看春風此定是媚婦退之華山

女詩云洗粧拭面着冠峨白咽紅頰長眉青此定是女
道士東坡作芙蓉城詩亦用長眉青三字云中有二人
長眉青烟如微雲淡疎星便有神仙風度許玄周詩語

三良詩

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
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已魏顯之事觀之則
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
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
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
者唯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
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顯真孝矣

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
冠絕於古今若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意全
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
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
生不誅盜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
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藝苑雌黃

與王慶源詩

與王慶源詩云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
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婦兒魏刺史怒時
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羊斟豆飯吾豈無山
谷云庭堅最愛此數韻王直方詩語

語意高妙

題碧落洞詩云小語輒響蒼空山白雲驚此語全類李
太白後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云浮雲時事改孤月
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
宰礙也 漁隱

詩意佳絕

東坡云世謂樂天有鬻駱馬放揚柳枝詞嘉其主老病
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
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
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
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詩朝雲姓王氏錢

舞

塘人嘗有字曰幹兒未暮而天云不似揚枝別樂天恰
如通德伴伶女阿奴絡秀不同老夫天女維摩揔解禪經
倦藥爐新活計無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
作平陽雲雨仙苦溪漁隱曰詩意佳絕善於為戲略去
洞房之氣味翻為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櫻
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詫其佳麗塵俗哉

詠物詩首四句便能寫盡

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悄悄北窗竹
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東坡和韻云寄卧塵寂堂月
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予謂東坡此語清
拔優於太白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

四句便飽寫盡語仍快捷如庐山開先漱玉亭首句云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
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羨哉新堂成及
此秋風初行瓊儂間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
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藤州江下夜起對月首句云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此
聊舉四詩其他甚衆又栖賢三峽橋詩有清寒入山骨
草木盡堅瘦之句此語尤精絕他人道不到也 漁隱

一洗萬古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爭衡耳惟東坡
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髮鬢其一語異世不可得也 唐

子西語錄

南遷以後精深華妙

蘇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
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
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子由云
東坡謫居儋耳獨善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
氣魚直亦云東坡嶺外文字讀之使人耳目自聰明如清
風自外來也觀二公之言如此則余非過論矣 詩話

文過有理

東坡曰吾有詩云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遊城門抱關
卒怪我此何來我亦無所乘駕言寫我憂童子厚謂參

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々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波瀾浩渺

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打猛顛出也三馬替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 呂氏童蒙訓

簾紋如水帳如煙

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浮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余扇山谷初讀以為是劉夢得所作王直方詩話

失於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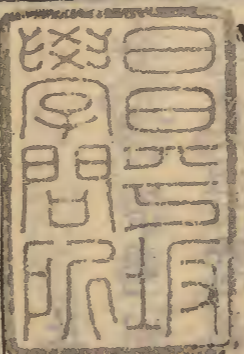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謹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後山詩話

蘇過詩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鬪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戴寒鴉過別村此句亦可喜也苕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兕得餘腐既與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糜肉餒餓猫紛髯雜霜兔挿架刀架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墻何卑微

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詩入玉屑卷十七



春信朱之

